

卷六

書名 秦漢文八卷 嘉靖三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胡纘宗 輯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上古漢魏六朝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58
 編號 D7831200

秦漢文卷之一

秦惠文王

詛楚文

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

作愍 告于不顯大神巫咸
顯又秋本作不顯大神巫咸

作不顯大神巫咸
顯又秋本作不顯大神巫咸
 以匡楚王熊相之多臯

天水胡纘宗總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校

新安程良錫重校刊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3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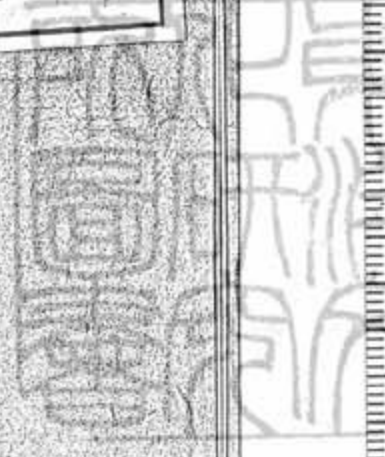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秦漢文八卷 嘉靖三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053 八



秦漢文卷之六

天水胡績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校

新安程良錫重校刊

司馬子長

報任少卿書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迂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荊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史刺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

之辭

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曩任安字也

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禮記曰儒有推賢

而進意氣款款懇懇

款款懇懇忠之貌也

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蘇林曰而猶如

也禮記曰不從流俗也僕雖罷為亦嘗側聞長者

之遺風矣

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長者坐必異席顧自以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言舉動必為人

欲益反

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言

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

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誰聽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春秋曰伯牙善鼓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

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

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

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上為知氏矣若僕太

已者用女為說已者容吾其報知氏矣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隋和行若由夷

隋隋侯珠璧也由許由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

也夷伯夷也點耳書辭宜答

點辱也往與我書書宜會東

從上來又迫賤事

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

為中書今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盜賊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視見日淺

卒卒無須臾之間

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

得竭志意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

如淳曰平居時不肯

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僕又薄從上

報往目書欲使其怨以度已也雍恐卒然不可為諱

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滿以曉左右

廣雅曰滿以盈曾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謂任安恨請略陳固陋闕然公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脩

身者智之符也

符信也

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

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也

而果決之

立名

者行之極也

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極也

士有此五者然後

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

欲利悲莫痛於傷心

所可憐者唯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以痛者惟傷

心之事而行莫醜於辱先

醜穢也先

謂祖也詬音垢應胡曰詬耻也說文詬或作詢

火迺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

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

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

子適陳

家語曰孔子了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

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商鞅因是耻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

景監見趙良寒心

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殺大夫貧趙良曰五

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貧卒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見之見秦王也因嬖人

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同子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

參乘衣絲變色

蘇林曰趙談也與迂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

參乘衣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其六尺與者皆天下蒙榮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

鋸餘同載於是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才之人事上笑下趙談

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知

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

哉史記履貂曰臣刀僕賴先人緒業廣雅曰緒

彪莊子注得待罪輦較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

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

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

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塞

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

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

長之效可見如此矣上之曰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

蔡澤曰吳起言不嚮者僕常側下大夫之列陪

苟合行不苟容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不以

奉外廷末議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此

時引網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

闈茸之中闈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註以

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

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

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擊也燕丹子

主上幸得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

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衛衛周密也韋僕以為

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

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其之于不肖應劭

日不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曰謂

于天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

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

大公六韜書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未嘗銜盃

酒接慇懃之餘權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

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

入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顏師古曰徇從也營也

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舊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

風一國之中推而為士未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

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死而不顧一

生司馬子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

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注曰卒猶行也臣贊以為媒諧通合會之孽謂生其

罪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

有五千言不滿者痛之甚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胡地

故曰戎馬單于所居之處流日王庭垂餌增虎口橫挑疆

萬之師說文曰挑相呼也李音曰挑身倚戰不許衆挑茶弟切臣贊曰挑七敬求賜也

古謂之致師地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

平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顧野王決日殺過半當言陵軍殺已過半

給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旃裘匈奴所服也乃

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漢書曰匈奴至

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關千里

天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然陵

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

天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然陵

空拳

孟康曰沐音類善曰類古沐字言流血在面如手類也說文曰類沈面也季登声類

云拳或作卷此言兵日盡沮張空拳以擊耳恒寬監鐵論曰陳勝先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

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自起故事自起雖坑趙卒何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况三

千萬被擊執銳乎類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非手

拳也李奇曰日冒曰升此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拳者李奇弓也

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浚稽由使麾下騎陳

士死力上甚悅之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

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

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至主

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貌

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孝經援神契

絕少分甘宋均曰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則自絕甘則分之

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

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事已無可奈

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蒲沃於天下矣謂摧

敗之兵其功足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

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

眚魚解此柴懈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又未能

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

遂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二師少

功上以遷誣罔欲沮二師而為陵遊說下遷腐刑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也

忠終不能自列禮記子曰罔得一善則奉奉服禮記子曰罔得一善則奉奉服

持之貌說文因為評上卒從吏議言衆吏議以為評上家

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

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

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

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隕之也

師古曰而僕又何之蠶室如淳曰何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今諸

本作尋字蘇林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儀以為置蠶宮今承諸法

云諸蠶室與罪人從事王天下室者屬少重為

天下觀笑悲夫悲去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

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

功而定封訖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

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閨人為優社預日俳優也假令僕伏法受

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蟻皆蟲也

之微孝故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也與如

以自喻時人以我之死又不如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

能死節者言死無益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

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

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

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大

上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太

色其次不辱辭辭謂言辭其次詘體受辱詘

謂被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著赭衣其次閔木索被箠

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捶以杖擊也

比皆杖木之名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髡也其次毀

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辱刑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腐

臭故曰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

腐刑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

勵也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珠不義也

大夫者天下表萬人法則所以止暴亂珠不義也

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猛虎在深山百獸

震恐及有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

也周禮注曰穿地為壘所以御禽獸其或趨踰

疾苛吏之辭也文讀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矣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

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周禮曰以圓上

教罷民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七良地視徒隸

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

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

爰里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諸西伯於長紂曰西伯積善

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地紂乃因西伯於李

爰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李

斯相也具于五刑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也

立以即中趙高之譖乃具斯宜刑穰斬咸

書刑法志曰漢與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趾答殺之梟其

首茹其骨肉於市其謝謗罵詛淮陰王也受械

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

用陳平謀偽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

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免死良狗烹上

日人告公反逐械信至洛陽赦以為彭越張敖

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械謂桎梏也彭越張敖

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

子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曰暮自土食体甚卑有子壻之

高等乃璧人栢人更之置厠上過欲宿心動問
縣名為何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遂去賈
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
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
為之今王實无謀反檻車與詣長絳侯誅諸呂
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

被囚已見李陵谷蘇武書注書音義如魏其夫

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錘下也

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已見李陵谷蘇武書周

禮曰上罪桎梏而握應劭注書注曰在手曰桎

兩手同械曰梏在足曰桎韋昭曰桎兩手合也

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

曰漢末將軍急臣敢進計而許之迺見絳衣

揭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

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

陰滕公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

見謝拜灌夫受辱於居室漢書灌夫字仲孫潁

手衛尉竇甫餘輕重不得徙為燕相及嘗嬰失

勢兩人相為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

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
夫安敢以為辭請語一其侯張具將軍旦日蚤
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益牛酒夜灑掃張具
自旦侯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擇夫乃自往迎
之蚡尚卧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
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大后詔曰列侯宗室
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上牛勝齋曰不能
灌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
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
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之夫曰生豈程不識不

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兒女曹咄咄耳語
 蚡謂夫曰今日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
 地乎夫曰今日斬頭完亮何知程李乎乃起蚡
 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謝按夫項
 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天置傳舍長
 見曰今日召宗室有詔效灌夫罵坐不敬係於
 居室如淳曰百官表焉
 室為保官今守官也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
 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
 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
 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恠乎孫子兵法曰治
 亂數也勇怯勢
 也強弱形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
 至於鞭笞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

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
 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
 有所不得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
 念父母顧妻子也今僕不幸
 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
 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
 故反問之且勇者不必死節言
 勇
 烈之人不必死於名言
 節也造次自裁耳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
 法
 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僕雖怯懦欲苟活亦
 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
 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孔
 安
 國曰縲紲墨索也紲
 墨索也且夫臧獲婢妾晉灼曰戎
 獲敗敵所

破虜為奴隸韋昭曰羌人以婢為妻生子曰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獲齊之比鄙燕之比郊凡人男而婦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由能引决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也論語曰君子疾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個儻非當之人稱焉
廣雅曰個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文王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諧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有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湯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



內湯陰有姜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姜音酉蒼頡篇曰演引之也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成何以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眾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疎之平病聽之不聽作離騷經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丘明著失明孫子臆脚兵法脩列史記曰孫臆與龐未詳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臆乃陰使人召臆七至涪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黜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喜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七

急請救於齊上威王欲將贖上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以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不韋遷蜀世傳

呂覽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

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

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

受其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办

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

八人為著所問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

咸陽中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

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

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許令以腐罪告之遂

得待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告嫪毐實非宦者

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

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

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韓非囚秦說難孤

與家屬徙處蜀飲焉而死韓非囚秦說難孤

賈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

十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和枉之臣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韓非囚秦說難孤

其道故迹往事思來者言故迹往前行事思乃今將來人知己之志

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通而論書策

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空文謂文章也自記已情僕竊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子與

則不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

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

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

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

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

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

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已同志者也則僕償前辱之

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知者道難為

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

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

鄉里所戮笑以汚鳥則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

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

日而九迴居則忽亡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

往莊子曰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

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
霑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岩穴
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鸞子
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謂之狂惡不改今少卿
者謂之感去狂与惑者圣人之戒也
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切力割謬乎
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美也戰
人飾辨曼辭高生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
之節行曼音万
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
伯夷傳

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索隱

曰孔子系系稱古書三十餘篇孔子刪三百五

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綠稱孔子求得皇帝玄

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

刪以一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有篇之

內見亡四十二篇是然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

詩書又為缺亡者也堯將遜位讓

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
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
曰言
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天下王者大
之大器是也則大器亦可謂之重器

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

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下隨務

光者此何以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

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揚偉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

也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

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

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崗莊周諒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

耳於石自湧於盧水足必至高其文辭不少概

見何哉

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出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

見何以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

孔子曰伯夷叔齊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

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諍又義不食周粟

而餓死睹音都軼音逸謂逸詩之文即下采于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

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祖兮余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

可異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

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

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

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父欲立叔齊及父

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

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

聞西伯尊善養老蓋往歸焉索隱曰劉氏云蓋者疑辟蓋謂其年

者歸就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

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妾及于

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

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

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

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濼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隱

曰薇蕨也不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

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

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致神農虞夏忽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神農虞夏忽

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神農虞夏教僕俾

今逢此君臣爭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曰于嗟

辭也徂者往也死也言已今日餓死亦是遂餓

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

詩之情似是有怨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曰又自起

行如此可謂善人者耶論云若夷齊之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

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飫也謂不飫飽糟糠

也然顏子一簞食瓢索隱曰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

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曰與與同並

惠弟見莊音之肝人之肉索隱曰與與同並

休卒太山之陽索隱曰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暴

資難音千餘反索隱曰恣睢音如字索隱曰聚黨數千

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跖死在河東

陰山童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

字直者當也或音直非也童音同按童水名因

為鄉今之童是遵何德哉索隱曰言盜跖無道

是其人尊行何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

德而致此哉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若至

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証

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索隱曰

桓楚灵晉獻齊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

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暴時然後出言

索隱曰論語夫行不由徑滅明之行非公正

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

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或

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

比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索隱曰太

不軌而逸樂公正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

耶深惑之也益天道玄遠聽暫遺或窮通數

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

故先達皆猶昧之也子曰道不同

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

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則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

可求而得之者雖執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

鞭賤我亦為之國曰

所好者古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何晏曰大

人之道

木皆死然後松栢少凋傷乎歲寒木亦有不死

者故雖歲寒然後別之喻比人處治世亦能自

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索隱曰者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季代混濁

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先為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索隱曰謂伯夷

曰謂伯夷

曰謂伯夷

故寄此索隱曰賈誼也作鵬鳥賦云貪而發論賈子曰然故太史公引而繼之也

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索隱曰言舍權勢

休故云衆庶馮生索隱曰馮者持也音凭言衆庶之情蓋馮持於其生也

誕作每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同明相照索隱曰已下同類

相求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率而景雲屬虎

龍從雲虎聖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索

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伯夷

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

尾而行益顯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益嚴

舍有時若此類名雖滅而不稱悲夫閭

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

盜且聚群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

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

彊志明於治亂嫺史記索隱於辭令入則與王

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

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

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索隱曰屬首燭

草藁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未定上官大夫見

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平為令

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

謔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曰音索力反一音

騷音序去聲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

極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

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諛人問之

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

之作離騷蓋自然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美上稱帝者

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

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

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運而見義

遠其志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

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鬧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

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矚然

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矚疎靜之貌索隱曰矚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並

如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紕其

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

詳去秦厚幣去齊事楚曰秦其憎齊齊與楚從

親楚誠能絕齊秦必割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

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

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

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

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浙二水名也

南皆為縣名在弘農虜楚將屈匄索隱曰屈姓

遂取楚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一年秦敗屈匄懷

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

之襲楚至鄧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也楚兵懼自秦歸

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

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
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
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
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
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釅反諫懷王曰
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索隱曰張儀傳無此語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徐廣曰年敗唐昧也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
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索隱曰楚

世家雖有此言蓋二人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

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

後因留懷王徐廣曰三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

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及於秦而歸葬長子

項襄王立索隱曰名橫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

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

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

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

及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

不肖索隱國此以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論也莫不

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

忠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

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

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零死於秦

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何

日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曰京房易章句言

日向秀字于期晉人注周易為我心側張者日

然傳道未行也索惠曰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

易象曰永王明受福也索隱曰京房易章句言

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月明主及我道而用之元

下並受其福故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

王西並受其福也福令尹子蘭聞之六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

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曰日屈原至

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

作漁父之辭懷沙之賦辭曰浩浩沅湘兮分流

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唸恒悲兮永歎

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
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
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
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
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
羅也索隱曰地理志長沙有羅懸羅子屈原既
死之後楚有宋玉唐有景差徐廣曰或作慶索隱曰揚子法言及
洪書古今人表皆作景差今作差是字省之徒
耳又徐裴鄒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

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

所滅

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
所植物類所殄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
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
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
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衍
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匹夫而災惑諸侯者也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

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

也於是有禪海環之索隱曰禪音脾禪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

故知此禪是小海也且人民禽獸莫得相通者

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

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

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

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

以濫為初也謂術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

際行事之所施所治也可以三公大人初見其

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言功謂術之術皆動人



術者易常聞而從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

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負主之禮適

趙平原君側行檄席索隱曰按子林云檄音足

二君訓詰云檄拂也謂側行而衣袂如燕昭王

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

為敬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

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刻向別錄云其游諸侯見

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

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

諸侯其見禮重如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

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

王謀欲歸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太

而巳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

圓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筭而內之圓孔

不可入也故楚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

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

仁義干世主由方枘方枘圓鑿然也或曰伊尹

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飢牛車下而繆公用

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駟衍其言雖不執黨

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

自駟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

接子田駢馮夷之徒索隱曰按稷下之城門也

治亂之事以于世主豈可勝道哉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

亦謂之孫卿子者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駟衍

之術迂大而閑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夕與

遊漢宣帝之諱也

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夔炙

徐廣曰一過髡劉向別錄曰瑤衍之所言五

故曰談天騶奭脩行之文飾若雕鏤龍文坂曰

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轉上者車之盛膏器也炙

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轉

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

之有潤澤也索隱曰謂騶衍談天地廣大及終

始五行言大事故云談天也鄒奭脩衍之文飾

若雕龍文劉氏云較衍字也今按文補夔較過

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過字

相近蓋即指器也較即車較過為田駢之屬皆

莊較之物則較非其衍字明矣

田駢之屬皆

已死齊襄王時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

後因以官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

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劉大夫

所尊位而昔為其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

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

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

世之政亡因乱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

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乱俗於是

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辨

晉太康地記云汝南四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

刃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

白所以為利也或媿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

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

春申君

春申君

春申君

春申君

春申君

春申君

春申君

春申君

春申君

春申君

春申君

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子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

趙有劇孟及劇辛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楚有尸子長盧劉白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俊

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書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身倭規也商君被刑後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万餘言莫可之

蜀索隱曰已子各佼各佼音絞長盧未詳叩之

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自如

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

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公輸般

將以攻宋墨子問之至卸見公輸般墨子辭帶為城以牌為械公輸般九設攻成之機變墨子

公輸般誦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

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

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

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

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

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

隱曰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概高也雲

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也謂攻城之機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為墨子所術解身上帶帶以為城也以牌為械者崇小

木札也械者橫帶也公輸般之攻城盡者劉氏云械為飛梯撞車飛石車擊之具也誦音屈謂般枝已盡墨守有餘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字也

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

有文字交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
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

大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曰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
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墳以為重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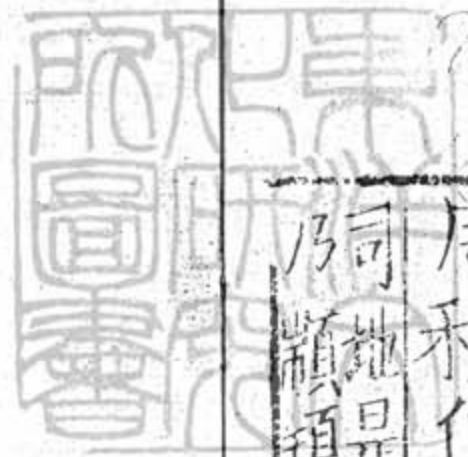
是司天地之官然司也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
字非也按國語黎為火正以淳耀敦大光昭四

海又幽通與云黎淳耀
參高辛則火正為是也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

使復與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

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庶劭曰封為程伯休甫
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



司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重是个昊之子黎
乃顓頊之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卷意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053





合二氏為一故惣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
 然後按彪之序及于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
 也今惣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幸
 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
 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當周
 史為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

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

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自是先代兼為惠
 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

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曼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頽叔帶之誰故

司馬氏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索隱

奔晉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

曰少梁後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
 名夏陽也

在趙

索隱曰何法盛晉書或在秦其在衛者相及司馬氏系本名凱

中山

徐廣曰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名喜也

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

善劍解所以稱傳也蘇林削瞞其後也在秦者作搏言手搏論而知名也

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

因而守之

蘇林曰守錯孫靳徐廣曰一作靳索郡守也

靳音紀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音反

與武安君阮趙長平君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

賜死杜郵索隱曰郵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三秦記其地後改為里李也

池

晉灼曰地名在鄠縣索隱曰晉灼也索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

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前曠玄孫

印為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号武信君索隱曰按晉譙國司馬無

忌作司馬氏系本云前曠生而匈奴朝歌諸侯之昭預昭預生憲憲生印也

相王王印於殷索隱曰漢書云項漢之伐楚印羽封印為殷王

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毋澤並音

亦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

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贊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曰蘇說味也按遷碑高門在夏

陽西北去喜生談七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

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
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本
史公立書而已贊曰百官長無太史公茂陵中
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索隱曰公者遷
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然遷雖稱述其父所作
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別衛宏儀注稱上在丞
相上繆矣按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因
家別有著傳則令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而
後人不特誤以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
為在丞相上耳徐廣曰儒林傳黃
揚何泗州人習道論於黃子徐廣曰儒林傳黃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
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太傳張晏曰
辭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

名決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
省不省耳索隱曰按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
取常竊觀陰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詳
其枝葉也索隱曰洪書作大祥言我觀陰陽之術大詳今此作祥於義為踈而眾忌
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匹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
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
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索
曰編音遍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
言難盡用也

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

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

同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

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

合無形贍足萬物索隱曰贍音市豔反沃其為

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

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

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

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傳曰知

去徒也不見可欲使出聰明索隱曰如淳云不

心不乱是去羨也紂聰明尚負絕聖去智也

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

騷動欲与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

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卦位也十

就中氣也各有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

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

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

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

通其孝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

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

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

曰堂高三尺索隱曰自此以下韓土階三等茅

茨不翦采椽不刮索隱曰韋昭云食土簋徐廣

作瀋黜按服虔曰啜土刑剡梁之石張晏曰一

土蓋用土作此器米為枲瓚曰五斗粟三斗米為枲音刺韋昭曰

枲龍也索隱曰服虔云枲盆米也三倉云梁好粟藜藿之羨夏白葛衣冬白鹿裘其送死棺

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

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

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禮本節用則

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

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

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按禮親上父可以行

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

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繚繞服虔曰繚音近呼謂煩也如

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

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

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

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

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

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物為制故能為萬物主

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變無度因物與合故曰

聖人不朽時變其守索隱曰此出尼谷子延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

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

謂之款徐廣曰音款空也駟按李奇曰声別名

也声者名也以言實不稱也申子云款言無成是

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

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

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

則敝形神離則死死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

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

生之具也韋昭曰声氣者神也不先定其神而曰

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夫官不治

民有子曰迁迁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

也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曰迂

定至謙古文尚書劉氏以為左傳二十而南游

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

云禹入此穴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

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出一名覆

釜禹會諸侯計闕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方

功改曰會稽闕九疑蒼梧之丘蒼梧之泉在

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表晏云九疑

舜葬故關之尋上蓋以先聖所葬處有

之亦搜探探

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危困鄱薛彭城

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也鄱音皮鄒鄱薛二

縣屬魯索隱曰鄱本音蕃按田襄魯曾記云靈帝

未有汝南陳子將為魯相子將太尉陳蕃子也

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以鄱上皮聲相

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過梁楚以歸於是遷

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上略邛笮昆明

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是歲天

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徐廣曰

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隱曰張不得與從事故

晏云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

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以今天子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

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

則之自復麟以來四百餘歲
按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洪元

封元年三百
比十一年
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洪與海

內一統明主貧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

弗論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

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

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

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

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
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紬史記
徐廣曰紬
曰如淳云抽撤旧書故事而汝
遂之小顏曰紬謂綴集之也
石室金匱之書

索隱曰按石室金匱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

為太史後五年當於武帝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

萬靈罔不禋祀禋按章昭曰告于百神与天下

更始著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建於明

堂功之於諸侯諸侯群神之主故曰諸神

受紀孟康曰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自周公卒

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索

曰按孟子補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

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索隱曰此言略

取於孟子而楊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

知量也以為淳氣育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

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齡為期而

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

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索隱曰漢書曰讓作

字言已當述先人之成業何 上大夫壺遂曰索

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 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服虔曰周道衰廢孔子

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索隱

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

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

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按孔子之言見春秋緯

大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貶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

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借侈篡逆因就此筆而以褒貶深切著明而

書之以為將來誠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

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索隱曰公

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

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

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

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

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

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成而云成數字誤也駟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曰

治公羊春秋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曰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說但論經萬八千字

便為之誤。索隱曰計此也小說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為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

數萬非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

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

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按

及奔走走比皆是失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徐廣

仁義之道本耳曰一云差以毫釐一云繆以于里駟按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弑君子

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則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

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

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

夫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

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

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張晏曰趙盾不知討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

云為臣下所干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

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

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

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

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壹遂
 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
 重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
 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名序其宜夫子所
 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
 謙應也否否
 不通也不通也不然不然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
 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
 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
 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

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
 命清和之氣

正義曰於音烏類云於歎辭也穆
 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澤流罔極海

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請來獻見
 叩塞門來服從也請來獻見

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

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

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

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

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

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

次其文七年

徐廣曰天漢三年

而大史公遭李陵之禍

幽於縲紲乃喟然而難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

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

約者

索隱曰按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

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

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凡陳蔡作春秋屈原放

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脚而論

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正義曰即呂氏春秋也

韓非囚

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

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

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

張晏

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

麟止猶者秋止于獲麟也○索隱曰服妻云武

帝至雍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

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

黃帝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

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黃帝其文不雅

純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自黃帝始

尚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

如淳

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

王版以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

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

法也。贛曰：茂陵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叔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

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七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

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

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冢鈞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總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

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其實也。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略以拾遺，袖執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西南夷傳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樸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

北至樸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

北至樸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

北至樸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

北至樸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

北至樸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

北至樸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

北至樸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

北至樸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

北至樸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

北至樸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

北至樸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

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秭都最大自秭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駝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駝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躋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躋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躋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畏之秦時常頰略通云云尺道諸此國頰置吏馬十餘歲秦滅及漢興此是棄此國而開蜀故檄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從馬焚僮鬻牛以此巴蜀殷富

項羽論

吾聞之周生曰文頰曰周時賢者舜目益重瞳子曰尸子兩眸子是謂重也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末勢起

龍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

魏燕五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

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

羽背閔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

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

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

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

之罪也豈不謬哉

老子申韓論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

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

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

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

而老子深遠矣

漢孝景

漢興孝文於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

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

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

言之而諸侯以弱漢卒以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李廣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畫衣被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叙秦并天下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與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與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人秦已而與韓魏謀襲秦秦兵史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

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
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
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
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丞相縮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
地方千里其外侯服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
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
子也今主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
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知

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不吏治非李斯使人
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
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
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
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遂取世盜
門子梁大盜趙遂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厲
群臣也王召賈問之賈
谷云云廼誅韓非也

叙秦并天下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
玺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吳
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

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
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
為代王故卒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人秦已而
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史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
以西巴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
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
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
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
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天下大

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

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

不能制今陛下蔡邕曰陛下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階側以戒不

虞謂之陛下者郡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

之與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

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

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

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

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

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云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

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

聞上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

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自今以

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

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

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

始改年始朝賀皆自一月朔衣服旌旌節旗皆

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

尺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瓚用水數

六故以六為名誰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他秦制然更名河曰德水以為

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位恩

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

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

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

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說曰周文武所封

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

侯更相諸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
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
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
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閭不休以有侯
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來
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
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
兵應劭曰古者以同為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
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

輿書局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堯中
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
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
在渭南秦每破諸侯為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
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
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
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信宮
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家夫極自極廟道通
鄠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甬自咸陽

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

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

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

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

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

主父偃

論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

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

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

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

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狝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

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噐所資故

於此時蒐狝治兵也蒐上索也取不孕者狝應

殺氣也振整旅衆也也狝音先淺反且怒者遊德也兵者凶噐也

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及流血故聖

王重行之師古曰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

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

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迂
 徙鳥卒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
 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
 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散
 中國甘心匈奴師古曰靡散也非完計也秦皇
 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
 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然後發
 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

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八衆之不足
 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
 粟起於黃睡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
 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師古曰餉亦餼字
 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
 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
 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
 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今

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
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
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萬
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
將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芳目反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
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
性固然師古曰來侵邊境而毆略人畜也上自
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
此爲人夫不上觀虞夏又畏周之統而下循近世

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
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
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
得成其私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
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
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秦漢文卷之六



